#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三百十七

金史卷七十五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十三

盧彦倫 子璣 孫亨嗣　毛子廉 本名巴克實

李三錫　孔敬宗

李師夔　沈璋

左企弓　虞仲文 曹勇義 康公弼附

左　泌　弟淵　姪光慶

盧彦倫臨潢人遼天慶初蕭貞一留守上京置為吏以材幹稱是時臨潢之境多盜而城中兵無統屬者府以彦倫為材薦之於朝即授殿直勾當兵馬公事遼兵敗於珠赫店還至臨潢散居民家令給養之而軍士縱恣侵擾無所不至百姓殊厭苦之留守耶律徽格爾不能禁戢乃名軍民諭之曰契丹漢人久為一家今邊方有警國用不足致使兵士久溷父老間有侵擾亦當相容

衆皆無敢言者彦倫獨曰兵興以来民間財力困竭今復使之養士以國家多故義固不敢辭而此輩敢為强暴人不能堪且番漢之民皆赤子也奪此與彼謂何初取臨潢軍中有辛㲉特埒者嘗為臨潢驛吏與彦倫善使往招諭彦倫殺之遼授彦倫團練使勾當留守司公事天輔四年彦倫從留守托卜嘉出降授夏州觀察使權發遣上京留守事師還托卜嘉以城叛彦倫乃率所部逐托卜嘉盡殺城中契丹遣使来報未幾遼將耶律

瑪格以兵取臨潢彦倫拒守者七月會援兵至敵解圍去因赴闕天會二年知新城事城邑初建彦倫為經畫民居公宇皆有法改靜江軍節度留後知咸州煙火事未幾遷靜江軍節度使天眷初行少府監兼都水使者充提點京城大内所改利涉軍節度使未閱月還復為提點大内所彦倫性機巧能迎合悼后意由是頗見寵用歲餘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為宋國歲元使改禮部尚書加特進封郇國公天德二年出為大名尹

明年詔彥倫營造燕京宮室以疾卒年六十九子璣

璣字正甫以蔭補閤門祗候累遷客省使兼東上閤門使改提點太醫教坊司天充大定十五年宋主生日副使遷同知宣徽院事丁母憂起復太府監改開遠軍節度使入為右宣徽使章宗即位轉左宣徽使致仕明昌四年起復左宣徽使改定武軍節度使復為左宣徽使是時璣年已七十詔許朝參得坐於廊下復致仕泰和初詔璣天壽節預宴二年元妃李氏生皇子灛三月章

宗以璣老而康強命以所策杖為洗兒禮物章宗幸玉泉山詔璣與致仕宰相俱會食許策杖給扶後預天壽節上命璣與大臣握槊戲璣獲勝馬從上秋山賜名馬上曰酬卿博直其眷遇如此泰和六年卒年八十子亨

嗣

亨嗣字繼祖以廕補閤門祗候内供奉調同監平涼府醋務改同監天門鹽場丁母憂服闋監萊州酒課累調監豐州任丘汲縣東平酒務課最遷白登縣令明昌四

年行六部差規措軍前糧料入為典給直長改西京户籍判官歷官西京中都太倉使中都户籍判官尚醞署丞丁父憂大安初復為典給署丞兼太子家令崇慶元年遷同知順天軍節度使事是時兵興徵調煩急亨嗣以辦最遷定遠大將軍入為户部員外郎貞祐二年遷莒州刺史三年山東宣撫使討楊安兒亨嗣行六部兵罷還州興定二年卒年六十一亨嗣與弟亨益盡友愛之道亨嗣初以祖廕得官大定十六年父璣為同知宣

徽院事當衾子亨嗣以讓弟亨益亨益早卒子牨牨幼稚亨嗣盡以舊業田宅奴畜財物與之

毛子廉本名巴克實臨潢長泰人材勇善射遼季盜起募勇士子廉應募遼主名見賜甲仗率百人會所在官兵捕盜以功授東頭供奉官賜良馬天輔四年遣穆昆辛額特埒伊哈庫色勒招諭臨潢子廉率户二千六百來歸就領其衆佩銀牌招未降軍民盧彦倫怒子廉先降殺子廉妻及二子使騎兵二千伺取子廉子廉與庫

色勒經險阻騎兵圍之兩騎突出直犯子廉子廉引弓斃其一人其一人挺槍幾中子廉腋子廉避其槍與搏戰生擒之乃彥倫健將孫延壽也餘衆潰去天會三年除上京副留守久之兼鹽鐵事天眷中除燕京麴院都監遼王宗幹問宰相曰子廉有功何為下遷宰相以例對宗幹曰盧彥倫何不除此職子廉之功十倍彥倫在臨潢十餘年吏民畏愛如一日誰能及此是時盧彥倫已以少府監除節度使故宗幹引以為比除寧昌軍節

度使海陵弑熙宗子廉聞之歎曰曾不念國王定策之功耶乃致仕大定二年卒

李三錫字懷邦錦州安昌人以貲得官遼季盜攻錦州州人推三錫主兵事設機應變城賴以完録功授左承制遼主走天德劉彦宗辟三錫將兵保白雲山金兵次萊州三錫以其衆降攝臨海軍節度副使參預元帥府軍事改知嚴州宗望伐宋三錫領行軍明安敗郭藥師軍於白河進官汝州防禦使再克汴京三錫從棟摩護

宋二主北歸復知嚴州改歸德軍節度副使詔廢齊國擇吏三十人與俱行三錫在選中還爲慶州刺史三遷武勝軍節度使察廉第一遷三階改安國軍節度使除河北西路轉運使致仕三錫政事強明所至稱治世宗舊聞其名大定初起爲北京路都轉運使制下而三錫已卒

孔敬宗字仲先其先東垣人石晉末徙遼陽遼季敬宗爲寧昌劉宏幕官烏椤古兵至境上敬宗勸劉宏迎降

遂以敬宗為鄉導拔顯州以功補順安令天輔二年詔敬宗與劉宏率懿州民徙内地授世襲明安知安州事將兵千人從宗望伐宋汴京平宗望命敬宗守汴嘗自汴馳驛至河北還至河上會日暮無舟敬宗策馬亂流遂達南岸遷靜江軍節度使歷石辰信磁四州刺史階光禄大夫海陵問張浩曰卿識孔敬宗否何階高職下也浩對曰國初敬宗勸劉宏以懿州効順其後從軍積勞有司不知一槩常調耳明日除寧昌軍節度使徙歸

德軍致仕大定二年卒

李師夔字賢佐奉聖州永興人倜儻有大志以廕入仕為本州麴監天輔六年太祖襲遼主于鴛鴦濼郡守委城遁去衆無所屬相與叩門請師夔主郡事師夔許之搜卒治兵都古嚕訥兵至奉聖州師夔與其故人沈璋密謀出降曰一城之命懸于此舉璋曰君言是矣如軍民不從奈何師夔即率親信十數輩詰旦出城見伊都與之約曰今已服從願無以兵入城及俘掠境内伊都

許諾詔以師夔領節度以瑋佐之賜師夔駿馬二俾招未附者許以便宜從事明年加左監門衛大將軍劇賊張勝以萬人逼城師夔度衆寡不敵乃偽與之和日致饋給勝信之師夔乘其不備使人刺勝殺之以其首徇曰汝輩皆良民脅從至此今元惡已誅可棄兵歸復其所賊衆大驚皆散去别賊焦望天尹智穆率兵數千來寇師夔以兵臨之設伏歸路使人反間之智穆果疑望天先引去智穆勢孤亦還遇伏而敗遂執斬之是後賊

衆不敢入境以勞遷靜江軍節度留後累遷武平軍節度使改東京路轉運使從陝西東路轉運使致仕封任國公卒年八十五

沈璋字之達奉聖州永興人學進士業都古嚕訥軍至上谷璋與李師夔謀開門迎降明日擇可為守者衆皆推璋璋固稱李師夔於是授師夔武定軍節度使以璋副之授太常少卿遷鴻臚卿丁母憂起復山西路都轉運副使加衛尉卿從伐宋汴京平衆爭趨貲貨璋獨無

所取惟載書數千卷而還太行賊陷潞州殺其守姚璠官軍討平之命璋權知州事璋至招復逋逃賑養困餓收其横屍葬之未幾民頗安輯初賊黨據城潞之軍卒當縁坐者七百人帥府牒璋盡誅之璋不從帥府聞之大怒召璋呵責且欲殺璋左右震恐璋顔色不動從容對曰招亡撫存璋之責也此輩初無叛心蓋為賊所脅有不得已者故招之復来今欲殺之是殺降也苟利於衆璋死何憾少頃怒解因名潞軍曰吾始命戮汝今汝

使君活爾矣皆感泣而去朝廷聞而嘉之拜左諫議大夫知潞州事百姓為之立祠移知忻州改同知太原尹加尚書禮部侍郎時介休人張覺聚黨亡命山谷鈔掠邑縣招之不肯降曰前嘗有降者皆殺之今以好言誘我是欲殺我耳獨得侍郎沈公一言我乃無疑於是命璋往招之覺即日降轉尚書吏部侍郎西京副留守同知平陽尹遷利涉軍節度使為東京路都轉運使改鎮西軍節度使天德元年以疾致仕卒年六十子宜中天

德三年賜楊建中牓及第

贊曰危難之際兩軍方爭專城之將國家之輕重繫焉李師夔非有君命為衆所推又能全活其人猶有説也盧彦倫之降雖云城潰初志不確何尤乎毛子廉至如子廉不仕海陵沈璋以片言降張覺一善足稱何可掩也

左企弓字君材八世祖皓後唐棣州刺史以行軍司馬戍燕遼取燕使守薊因家焉企弓讀書通左氏春秋中

進士再遷萊州觀察判官蕭英弼賊貽懷太子窮治黨與多連引企弓辨析其寃免者甚衆自御史知雜事出為中京副留守按刑遼陽有獄本輕而入之重者已奏待報企弓釋之以聞累遷知三司使事天慶末拜廣陵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樞密院事金兵已拔上京北樞密院恐忤旨不以時奏遼故事軍政皆關决北樞密院然後奏御企弓以聞遼主曰兵事無乃非卿職邪對曰國勢如此豈敢循例為自容計因陳守備之

策拜中書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時遼主聞金已克中京將西幸以避之企弓諫不聽遼主自鴛鴦濼亡保陰山秦晉國王耶律聶呼自立于燕廢遼主為湘陰王改元德興企弓守司徒封燕國公虞仲文參知政事領西京留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内外諸軍都統曹勇義中書侍郎平章事樞密使燕國公康公弼參知政事簽樞密院事賜號忠烈翊聖功臣德妃攝政企弓加侍中宋兵襲燕奄至城中已而敗走或疑有内應者欲根株之

企弓爭之乃止太祖至居庸關蕭妃自古北口遯去都監高陸等送欵于太祖太祖徑至城下高陸等開門待之太祖入城受降企弓等猶不知太祖駐蹕燕京城南企弓等奉表降太祖俾復舊職皆受金牌企弓守太傅中書令仲文樞密使侍中秦國公勇義以舊官守司空公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樞密副使權知院事𥝺中書省封陳國公遼致仕宰相張琳進上降表詔曰燕京應琳田宅財物並給還之琳年高不能入見止令其子弟

来太祖既定燕後初約以與宋人企弓獻詩畧曰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太祖不聽是時置樞密院于廣寧府企弓等將付廣寧張覺在平州有異志太祖欲以兵送之企弓等辭兵曰如此是促之亂也乃過平州舍于栗林下張覺使人殺之企弓年七十三謚恭烈天會七年贈守太師遣使致奠正隆二年改贈特進濟國公

虞仲文字質夫武州寧遠人也七歲知作詩十歲能屬

文日記千言刻苦學問第進士累仕州縣以廉能稱舉賢良方正對策優等擢起居郎史館修撰三遷至太常少卿宰相有左降仲文獨出餞之或指以為黨仲文乃求養親久之名復前職宰相薦文行第一權知制誥除中書舍人討平白霫拜樞密直學士權翰林學士為翰林侍講學士年五十五卒謚文正天會七年贈兼中書令正隆二年改贈特進濮國公

曹勇義廣寧人第進士除長春令樞府辟令史上書陳

時政累擢館閣遷樞密副都承旨權燕京三司使加給事中名為樞密副使加太子少保與大公鼎虞仲文龔誼友善與虞仲文同在樞密羣小擠之復出為三司使加宣政殿大學士卒謚文莊天會七年贈守太保正隆二年加贈特進定國公

康公弼字伯迪其先應州人曾祖應遼保寧間以戰功授砦務家于燕之宛平公弼好學年二十三中進士除著作郎武州軍事判官辟樞府令史求外補出為寧遠

令縣中隕霜殺禾稼漕司督賦急繫之獄公弼上書朝廷乃釋之因免縣中賦租縣人為立生祠監平州錢帛庫調役糧于川州大盜侯槩陷川州使護送公弼出境曰良吏也權乾州節度使卒謚忠肅天會七年贈侍中正隆二年改贈特進道國公

企弓子泌瀛淵泌字長源企弓長子也仕遼官至棣州刺史太祖平燕泌從企弓歸朝既而東遷至平州企弓為張覺所害泌後還燕是時以燕與宋宣撫司遣至汴

泌以平州仇人在是乃間道奔還朝廷嘉之擢西上閤門使從宋王宗望南伐破真定有功知祁州歷刺澤隰等州貞元初為濬州防禦使遷陜西路轉運使封戴國公泌性夷澹好讀莊老年六十一即請致仕親友或以為早泌嘆曰予年三十秉旄鉞侵尋仕路又三十年名遂身退可矣時人高之卒年七十四

淵累官燕京副留守中京路都轉運使歷河北東路中都路都轉運使淵貪鄙三任漕事務以錢穀自營在中

都凡八年不求遷舉李通許霖交關賄賂詭納漕司諸物規取財利世宗即位淵使其子貽慶詣東京上表特賜貽慶任忠傑牓第三甲進士授從仕郎貽慶還中都世宗詔淵曰凡殿位張設悉依舊毋增益不得役使一夫以擾百姓謹宮禁出入而已大定二年改沁南軍節度使世宗素知其為人戒之曰卿宰相子練習朝政前為漕司朕甚鄙之毋或刻削百姓若復敢爾勿思再用淵到懷州未幾坐前為中都轉運嘗盜用官材木除名

子光慶

光慶字君錫幼穎悟沉厚少言淵嘗謂所親曰世吾家者此子也以廕補閤門祗候遷西上閤門副使丁父憂起復東上閤門副使再轉西上東上閤門使兼太廟署令光慶好古讀書識大義喜為詩善篆隷尤工大字世宗行郊禮受尊號及受命寶皆光慶篆凡宫廟牓署經光慶書者人稱其有法典領原廟坤厚陵壽安宫工役不為苛峻使勞逸相均身兼數職勤慎周密未嘗自伐

世宗獨察之初御史大夫璋請製大金受命寶有司以
秦璽文進上命以大金受命萬世之寶為文徑四寸八
分厚一寸四分蟠龍紐高厚各四寸六分有半禮部尚
書張景仁少府監張僅言典領工事詔光慶篆之遷同
知宣徽院事改少府監丁毋憂起復右宣徽使世宗幸
上京光慶往上京治儀仗制度時人以為得宜二十五
年卒年五十一上遣使致祭賻銀三百兩重綵十端絹
百疋平時喜為善言蓄善藥號善善道人晚信浮屠法

自作真贊語皆任達云

贊曰左企弓虞仲文曹勇義康公弼四子者皆有才識之士其事遼主數有論建及其受爵僭位委質二君隕越黨三者胥失之哀哉

金史卷七十五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顏崇溈
謄録監生臣劉雲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金史卷七十八 六至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三百十八

金史卷七十六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十四

太宗諸子

宗磐 本名富勒呼

宗固 本名呼嚕

宗本 本名阿嚕 蕭玉附

杲 本名含音

宗義 本名博濟

宗幹本名斡本　充本名實圖美

永元本名元帑　兖本名梧桐

　　　　　　　　子塔納等

襄本名永慶　衮本名富勒堅

太宗子十四人富勒呼呼嚕呼拉布阿嚕岱阿里布呼沙呼阿林阿嚕呼蘭和爾察實圖美哈必蘇沃哩和碩

宗磐本名富勒呼天輔五年都統杲取中京宗磐與斡魯宗翰宗幹皆為之副天會十年為古倫烏赫哩貝勒

熙宗即位為尚書令封宋國王未幾拜太師與宗幹宗

翰並領三省事熙宗優禮宗室宗翰沒後宗盤日益跋扈嘗與宗幹爭論於上前即上表求退烏頁奏曰陛下富於春秋而大臣不協恐非國家之福熙宗因為兩解宗盤愈驕恣其後於熙宗前持刀向宗幹都點檢蕭仲恭呵止之既而左副元帥達蘭東京留守宗雋入朝宗磐陰相黨與而宗雋遂為右丞相用事達蘭屬尊功多先薦劉豫立為齊帝至是復倡議以河南陝西地與宋使稱臣熙宗命羣臣議宗室大臣皆言其不可獨宗磐

宗雋助之卒以與宋其後宗磐宗雋達蘭謀作亂宗幹希尹發其事熙宗下詔誅之坐與宴飲者皆貶削決責有差赦其弟呼拉布等九人并赦達蘭出為行臺右丞相皇后生日宰相諸王妃主命婦入賀熙宗命去樂曰宗磐等皆近屬輒構逆謀情不能樂也以黄金合及兩銀咼獻明德宫太皇太后并以金石銀咼賜宗幹希尹焉

宗固本名呼魯天會十五年為燕京留守封豳王宗雅

本名呼拉布封代王宗偉本名阿里布封虞王宗英本
名呼沙呼封滕王宗懿本名阿林封薛王宗本本名阿
嚕封原王呼蘭封翼王宗美本名呼爾容封豐王實圖
美封鄆王哈必蘇封霍王沃哩封蔡王宗哲本名和碩
封畢王皆天眷元年受封宗順本名阿嚕岱天會二年
薨皇統五年贈金紫光禄大夫後封徐王室磐既誅熙
宗使宗固子京往燕京慰諭宗固既而翼王呼蘭復與
行臺左丞相達蘭等謀反伏誅因降封太宗諸子且下

詔曰燕京留守豳王宗固等或謂當絶屬籍朕所不忍宗固等但不得稱皇叔其母妻封號從而降者審依舊典皇統二年復封宗雅為代王宗固為判大宗正三年為太保右丞相兼中書令是歲甍海陵在熙宗時見太宗諸子勢彊而宗磐尤跋扈與呼蘭相繼皆以逆誅心忌之熙宗原於宗室禮遇不衰海陵嘗與秉德唐古辯私議主上不宜寵遇太宗諸子太甚及篡立謂蕭太廟韓王亨素號材武使攝右將軍密諭之曰爾勿以此職

為輕朕疑太宗諸子太彊得卿衛左右可無慮耳遂與
秘書監蕭裕謀去宗本兄弟太宗子孫於是焉畫語在
宗本傳中
宗本本名阿嚕皇統九年為右丞相兼中書令進太保
領三省事海陵簒立進太傅領三省事初宗幹謀誅宗
磐故海陵心忌太宗諸子熙宗時海陵私議宗本等勢
强主上不宜優寵太甚及簒立猜忌益深遂與秘書監
蕭裕謀殺太宗諸子誣以秉德出領行臺與宗本别因

會飲約內外相應使尚書省令使蕭玉告宗本親謂玉言以汝於我故舊必無他意可布腹心事領省臨行言彼在外諭説軍民無以外患為慮若太傅為內應何事不成又云長子錫里庫當大貴因是不令見主上宗本又言左丞相於我及我妃處稱主上近日見之輒不喜故心常恐懼若太傅一日得大位此心方安唐古辯謂宗本言內侍張彥善相相太傅有天子分宗本答曰宗本有兄東京留守在宗本何能為是時宗美言太傅正

是太宗主家子祇太傅便合爲北京留守卞臨行與宗本言事不可遲宗本與玉言大計只於日近圍場內予決宗本因以馬一匹袍一領與玉充表識物玉恐圍場日近身縻於外不能親奏遂以告祕書監蕭裕裕具以聞蕭玉出入宗本家親信如家人海陵既與蕭裕謀殺宗本秉德詔天下恐天下以宗本秉德輩皆懿親大臣本無反狀裕搆成其事而蕭玉與宗本厚人所共知使玉上變庶可示信於是使人召宗本等擊鞠海陵先登

褸命左衛將軍圖克坦塔斯蕭裕妹壻近侍局副使耶律必埒哩實達爾密伺宗本及判大宗正事宗美至即殺之宗美本名和爾察臨死神色不變宗本已死蕭裕使人召蕭玉是日玉送客出城醉酒露髮披衣以車載至裕弟點檢蕭祚家逮日暮玉酒醒見軍士圍守之意為人所累得罪故至此以頭觸屋壁號咷曰臣未嘗犯罪老母年七十願哀憐之裕附耳告之曰主上以宗本諸人不可留已誅之矣欲加以反罪令汝主告其事令

書汝告款已具上即問汝汝但言宗本輩反如狀勿復
異詞恐禍及汝家也裕乃以巾服與玉引見海陵海陵
問玉玉言宗本反具如裕所教海陵遣使殺東京留守
宗懿北京留守卞及遷益都尹畢王宗哲平陽尹禀左
宣徽使京等家屬分置別所止聽各以奴婢五人自隨
既而使人要之於路并其子男無少長皆殺之而中京
留守宗雅喜事佛世稱善大王海陵知其無能將存之
以奉太宗後召至闕不數日竟殺之太宗子孫死者七

十餘人太宗後遂絶卞本名克實熏本名呼爾哈京宗固子本名和色哩蕭玉既如蕭裕教對海陵遂以宗本秉德等罪詔罪詔天下以玉上變實之海陵使太府監完顔富魯籍宗本諸家戒之曰珠玉金帛入於官什器吾將分賜諸臣富魯以此不復拘籍什器往往為人持去富魯家童亦取其檀木屏風少監劉景前為監丞時太府監失火案牘盡焚毀數月方取諸司簿帳補之監吏坐是稽緩當得罪景為吏倒署年月太倉都監焦子

忠與景有舊坐逋負久不得調景為盡力出之久之富魯與景就宮中相忿爭富魯言景倒署年月及出焦子忠事御史劾奏景景黨誘富魯家奴發盜屏事富魯自陳於尚書省海陵使御史大夫趙資福大理少卿許竑雜治資福等奏富魯非自盜又嘗自首海陵素惡富魯與宗室游從謂宰臣曰富魯嘗用所盜物其自首不及此法盜宮中物者死諸物已籍入官與宮中物何異謂富魯曰太府掌宮中財賄汝當防制姦欺而自用盜物

於是富魯棄市資福竑坐鞫獄不盡決杖有差景亦伏受焦子忠賂金海陵曰受金事無左驗景倒署年月以免吏罪是不可恕遂殺之大定二年追封宗固魯王宗雅曹王宗順隋王宗懿鄭王宗美衛王宗哲韓王宗本潞王實圖美豳王哈必蘇藩王沃哩鄂王呼爾哈和色哩克實並贈金吾衛上將軍惟宗磐阿里布呼沙呼呼蘭四人不復加封

蕭玉奚人既從蕭裕誣宗本罪海陵喜甚自尚書省令

史為禮部尚書加特進賜錢二千萬馬五百匹牛五百頭羊千口數月為參知政事丁母憂以參政起復俄授明安子尚公主海陵謂王曰朕始得天下常患太宗諸子方强賴社稷之靈卿發其姦朕無以報此功使朕女為卿男婦代朕事卿也賜第一區分宗本家貲賜之項之代張浩為尚書右丞拜平章政事進拜右丞相封陳國公文思署令閻拱與太子詹事張安妻坐姦事獄具不應訊而訊之海陵怒王與左丞蔡松年右丞耶律安

禮御史中丞馬諷決杖有差玉等入謝罪海陵曰為人
臣以己意愛憎妄作威福使人畏之如唐魏徵狄仁傑
姚崇宋璟豈肯立威使人畏哉楊國忠之徒乃立威使
人畏耳顧謂左司郎中烏達右司郎中梁球曰往者德
宗為相蕭呼哩為左司郎中趙德恭為右司郎中除吏
議法多用己意汝等能不以己意愛憎為予奪輕重不
亦善乎朕信任汝等有過則決責之亦非得已古者大
臣有罪貶謫數千里外往來疲於奔走有死道路者朕

則不然有過則杖之已杖則任之如初如有不可恕或處之死亦未可知汝等自勉正隆三年拜司徒判大宗正事五年王以司徒兼御史大夫使參知政事李通諭旨曰判宗正之職固重御史大夫尤難其人朕將行幸南京官吏多不法受賕卿宜專糾劾細務非所責也御史大夫與宰執不相遠朕至南京徐當思之繼以司徒判大興尹王固辭司徒海陵曰朕將南巡京師地重非大臣不能鎮撫留卿居守無為多讓海陵至南京以王

為尚書左丞相進封吳國公海陵將伐宋因賜羣臣宴顧謂玉曰卿嘗讀書否對曰亦嘗觀之中宴海陵起即召玉至内閣因以漢書一冊示玉既而擲之曰此非所問也朕欲與卿議事朕今欲伐江南卿以為如何玉對曰不可海陵曰朕視宋國猶掌握間耳何為不可玉曰天以長江限南北舟楫非我所長苻堅百萬伐晉不能以一騎渡以是知其不可海陵怒叱之使出及張浩因周福兒附奏海陵杖張浩并杖玉因謂羣臣曰浩大臣

不面奏因人達語輕易如此玉以苻堅比朕朕欲斷其舌釘而磔之以玉有功隱忍至今大臣决責痛及爾體如在朕躬有不能已者汝等悉之及海陵自將發南京玉與張浩留治省事世宗即位降奉國上將軍放歸田里奪所賜家産久之起為孟州防禦使世宗戒之曰昔海陵欲殺太宗子孫借汝為證遂被進用朕思海陵肆虐先殺宗本諸人然後用汝質成其事豈得專罪汝等今復用汝當思改過若謂嘗居要地以今日為不足必

罰無赦轉定海軍節度使改太原尹與少尹烏庫哩素赫互訟不公事各削一官解職尋卒子德用大定二十四年尚書省奏王子德用當升除上曰海陵假口于王以快其毒王子豈可升除邪

贊曰宗磐嘗從舍音取中京不可謂無勞伐者世禄鮮禮自古有之在國家善為保全之道耳熈宗殺宗磐而存恤其母后雖云矯情猶畏物論海陵造謀殺宗本兄弟不遺餘力太宗舉宋而有中原金百世不遷之廟也

再傳而無噍類於是太祖之美意無復幾微存者春秋之世宋公舍與夷而立其弟禍延數世害及五國誠足為後世監乎

杲本名舍音世祖第五子太祖之母弟也收國元年太宗為安班貝勒杲為温貝勒天輔元年杲以兵一萬攻泰州下金山縣孟古皮室四部及渤海人皆來降遂克泰州城中積粟轉致烏哩雅賑先降諸部因徙之内地天輔五年為烏赫哩貝都統統内外諸軍取中京實北

京也普嘉努宗翰宗幹宗磐副之宗峻領哈濟明安皆受金牌耶律伊都為鄉導詔曰遼政不綱人神共棄今欲中外一統故命汝率大軍以行討伐爾其慎重兵事擇用善謀賞罰必行糧餉必繼勿擾降服勿縱俘掠見可而進無淹師期事有從權毋煩奏稟復詔曰若克中京所得禮樂圖書文籍並先次津發赴闕當是時遼人守中京者聞知師期焚芻粮欲徙居民遯去奚王錫默則欲視我兵少則迎戰若不敵則退保山西杲知遼人

無闘志乃委輜重以輕兵擊之六年正月克高恩回紇三城進至中京遼兵皆不戰而潰遂克中京獲馬一千二百牛五百駝一百七十羊四萬七千車三百五十兩乃分兵屯守要害之地駐兵中京使使奏捷獻俘詔曰汝等提兵于外克副所任攻下城邑撫安人民朕甚嘉之分遣將士招降山前諸部計已撫定山後若未可往即營田牧俟秋大舉更當熟議見可則行如欲益兵具數來上無恃一戰之勝輙自弛慢善撫存降附宣諭將

士使知朕意完顔罕都游兵出中京南遇騎兵三十餘紿曰乞明旦來降於此杲信之使温特赫額埒春納哈塔通恩富察布壘珠嘉拜塔蘭往迎之奚王錫默兵圍額埒春等遂據坂去馬殊死戰敗錫默兵追殺至暮而還是役納哈塔通恩功為多宗翰降北安州布尹獲遼護衛實訥埒言遼主在鴛鴦濼畋獵可襲取之宗翰移書于杲請進兵使者再往曰一失機會事難圖矣杲意尚未決宗幹勸杲當從宗翰策杲乃約宗翰會奚王嶺

既會始定議杲出青嶺宗翰出瓢嶺期羊城濼會軍時遼主在草濼使宗翰與宗幹率精兵六千襲之遼主西走其都統馬格趨道蘭宗翰乃遣達蘭以兵一千追擊之達蘭請益兵于都統杲而獲遼樞密使德勒岱父子西京已降復叛杲使招之不從遂攻之留守蕭察喇踰城降四月復取西京杲率大軍趨白水濼分遣諸將招撫未降州郡及諸部族於是遼秦晉國王耶律鼎呼自立于燕京山西諸城雖降而人心未固杲遣宗望奏事

仍請上臨軍耶律坦招西南招討司及所屬諸部西至夏境皆降耶律佛德亦降于坦金肅西平二郡漢軍四千叛去坦與愛新鄂約托卜嘉簡料新降丁壯追夜襲之詰旦戰于河上大敗其衆皆委仗就擒耶律聶呼移書于杲請和杲復書責以不先禀命上國輒稱大號若能自歸當以燕京留守處之聶呼復以書來其略曰昨即位時在兩國絶聘交兵之際奚王與文武百官同心推戴何暇請命今諸軍已集儻欲加兵未能束手待斃

也昔我先世未嘗殘害大金人民寵以位號日益强大

今忘此施欲絶我宗祀於義何如也儻蒙惠顧則感戴

恩德何有窮已杲復書曰閤下向為元帥總統諸軍任

非不重竟無尺寸之功欲據一城以抗國兵不亦難乎

所任用者前既不能死國今誰肯為閤下用者而云主

辱臣死欲恃此以成功計亦踈矣幕府奉詔歸者官之

逆者討之若執迷不從期于殄滅而後已聶呼乃遣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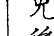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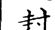
請于太祖賜聶呼詔曰汝遼之近屬位居將相不能與

國存亡乃竊據孤城僭稱大號若不降附將有後悔六月上發京師詔都統曰汝等欲朕親征已於今月朔旦啓行遼主今定何在何計可以取之其具以聞杲使馬和尚奉迎太祖于塔魯河斡魯羅索敗夏將李良輔杲使完顏希尹等奏捷且請徙西南招討司諸部于内地希尹等見上于大濼西南上嘉賞之上至鴛鴦濼杲上謁上追遼主至古爾珍川南伐燕京次奉聖州詔曰自今諸訴訟書付都統杲決遣若有大疑即令奏聞太祖定燕京還次鴛

鸞濼以宗翰為都統杲從上還京師太宗即位以杲為安班貝勒與宗翰俱
治國政天會三年伐宋杲領都元帥居京師宗翰宗望分道進兵四年再伐
獲宋二主以歸天會八年薨皇統三年追封遼越國王天德二年配享太
祖廟庭正隆例封遼王大定十五年謚曰智烈子博濟
宗義本名博濟舍音之第九子天德間為平章政事海陵已殺
太宗子孫尤忌舍音諸子盛强欲盡除宗室勲舊大臣是時左
副元帥薩里罕在汴京與托卜嘉有隙托卜嘉女為海陵妃海
陵陰使托卜嘉圖薩里罕於是都元帥府令史約索迎合風指

詐為薩里罕與其子宗安家書宗安誤遺宫外約索因拾得之以上變其書契丹小字其封題已開其中白紙一幅有白字隱約狀若經水浸致字畫可讀者上有薩里罕手署及某王印書辭云阿格汝安樂否早晚到闕下前者走馬來時曾議論我教汝阿格平章穆里延阿格等處覷事勢再通往來緩急圖謀知爾已嘗備細言之穆里延阿格所言賺是只殺托卜嘉則南路無憂慮矣詳畧互見薩里罕傳中女直謂子阿格前阿格謂薩里罕子其子宗安後阿格平章指宗義宗義本宗室子猶有舊稱以是殺

宗義穆里延并殺宗安及太祖妃蕭氏任王威赫及魏王威泰孫和爾察約索詐書無和爾察海陵見其坦率善修飾惡之大臣以無罪為請海陵曰第殺之無復言也殺舍音子孫百餘人穆里延子孫二十餘人穆里延景祖孫們圖琿次子舍音有幼子阿古爾其妻托卜嘉女海陵妃大氏女兄將殺阿古爾使者不忍見其面以衾覆而縊之當其頤久不死及去被再縊之海陵遣使赦其死遂得免後封為王授世襲千户大定初追復宗義官

爵贈特進弟富尼瑪博勒準阿嚕威赫並贈龍虎衛上
將軍

宗幹本名斡布太祖庶長子太祖伐遼遼人來禦遇于
境上使宗幹率衆先往填塹士卒畢渡渤海軍馳突而
前左翼七穆昆少却遂犯中軍杲輒出戰太祖曰遇大
敵不可易也使宗幹止杲宗幹馳出杲前控止導騎齊
遠之馬杲乃還達嚕噶城之戰宗幹以中軍為疑兵太
祖既攻下黄龍府即欲取春州遼主聞黄龍不守大懼

即自將籍宗戚豪右少年與四方勇士及能言兵者皆隸軍中宗幹勸太祖毋攻春州休息士卒太祖以為然遂班師宗幹得降人言春泰州無守備可取於是舍音取春泰州宗雄宗幹等下金山縣宗雄即以兵三千屬宗幹招集未降諸部宗幹擇土人之材幹者以詔書諭之於是孟古皮室四部及渤海人皆降太祖克臨潢府至沃赫河宗幹諫曰地遠時暑士罷馬乏若深入敵境糧餉不繼恐有後艱上從之遂班師從都統杲取中京

宗翰自北安州移書于杲是時希尹獲遼人知遼主在鴛鴦濼可襲取之杲不能決宗翰使再至宗幹謂杲曰伊拉齊具勒灼見事機再使來請彼必不輕舉且彼已發兵不可中止請從其策再三言之杲乃報宗翰會奚王嶺當時無宗幹杲終無進兵意既會軍于羊城濼杲使宗幹與宗翰以精兵六千襲遼至五院司遼主已遯去與遼將耿守忠戰于西京城東四十里守忠敗走太宗即位以宗幹為古倫貝勒與舍音同輔政天會三年

獲遼主于應州西伊都谷始議禮制度正官名定服色

興庠序設選舉治歴明時皆自宗幹啓之四年官制行

詔中外十年熙宗為安班貝勒宗幹為古倫貝勒熈

宗即位拜宗幹太傅與宗翰等並領三省事天眷二年

進太師封梁宋國王入朝不拜策杖上殿仍以杖賜之

宗幹有足疾詔設坐奏事無何監修國史皇統元年賜

宗幹輦輿上殿制詔不名上幸燕京宗幹從有疾上親

臨問自燕京還至野狐嶺宗幹疾亟不行上親臨問語

及軍國事上悲泣不已明日上及后同往視后親與宗幹饋食至暮而還因赦罪囚與宗幹禳疾居數日薨上哭之慟輟朝七日大臣死輟朝自宗幹始上致祭是日庚戌太史奏戌亥不宜哭上不聽曰朕幼沖時太師有保傅之力安得不哭哭之慟上生日不舉樂上還上京幸其第視殯事及喪至上京上臨哭之及葬臨視之海陵篡立追謚憲古弘道文昭武烈章孝睿明皇帝廟號德宗以故第為興聖宮大定二年除去廟號改謚明肅

皇帝及海陵廢為庶人二十二年皇太子允恭奏略曰
追惟熙宗世嫡統緒海陵無道弑帝自立崇正昭穆削
其煬王俾齒庶人之列瘞之閒曠不封不樹既已申大
義而明至公矣海陵追崇其親逆配於廟今海陵既廢
為庶人而明肅猶竊帝尊之名列廟祧之數海陵大逆
正名定罪明肅亦當緣坐是時明肅已殂不與於亂臣
以為當削去明肅帝號止從舊爵或從太祖諸王有功
例加以官封明詔中外俾知大義書奏世宗嘉納下尚

書省議於是追削明肅帝號為皇伯太師師遼王謚忠
烈妻子諸孫皆從降明昌四年配享太祖廟庭子充亮
充襄袞亮是為海陵庶人
充本名寳圖美母李氏圖克坦氏撫為子熙宗初加光
禄大夫天眷間為汴京留守皇統間封淄國公為吏部
尚書進封代王遷同判大宗正事九年拜右丞相是歲
薨追封鄭王大定二十二年追降儀同三司左丞相子
塔納元努額布勒阿里布

塔納為歸德軍節度使阿里布定遠大將軍和囉噶圖
明安和琳河穆昆海陵弒圖克坦氏以充嘗為圖克坦
養子并殺塔納及阿里布元努額布勒逊歸世宗塔納
贈榮禄大夫阿里布輔國上將軍詔有司改葬世宗時
元努為宗正丞額布勒為鎮國上將軍後為同知濟南
尹事

永元字惇禮本名元努幼聰敏日誦千言皇統元年試
宗室子作詩永元中格善左氏春秋通其大義天德初

授博諸山世襲穆昆海陵伐宋已渡淮軍士多亡歸而契丹叛由是疑宗室益甚已殺永元弟塔納阿里布永元與弟額布勒逃匿得免世宗即位于遼陽與額布勒俱來歸上慰勞甚厚授宗正丞改符寶郎為灤州刺史授世襲明安乞以穆昆與額布勒詔許之轉棣州防禦使泰寧軍節度使張弘信通檢山東專以多得民間物力為功督責苛急永元面責弘信曰朝廷以差調不均立通檢法令使者所至以殘酷妄加農民田産箠撃百

姓有至死者市肆賈販貿易有贏戯田園屋宇利入有多寡故官子孫閉門自守使與商賈同處上役豈立法本意哉弘信無以對於是棣州賦税得以實自占遷震武軍節度使大定六年丁母憂起復崇義軍節度使從順義軍朔州西境多盜而猾吏大姓蠹獄訟晋亂賦役永元剔其宿姦百姓安之坐賣馬與驛人取贏利及濬州防禦使鄂倫坐縱孳畜踐民田俱解職頃之永元起為保大軍節度使歷昭義絳陽震武軍遷濟南尹北京

副留守寧國家婢辰德與咸平人海呼有姦辰德於主
印處給取印署空紙與海呼遂寫作永元寧國生日時
辰誣告永元寧國謀逆詔有司鞫問乃辰德意望為良
使海呼為之上曰海呼與辰德有姦造作惡言誣害宗
室海呼斬辰德處死改興中尹為彰德軍節度使卒官
年五十一喪過中都遣使致祭賻銀三百兩綵十端絹
百疋永元歷典大藩多知民間利害所至稱治相棣順
義政迹尤著其民並為立祠

兖本名梧桐皇統七年為左副點檢轉都點檢九年為
會寧牧改左宣徽使海陵篡立兖使宋還拜司徒兼都
元帥領三省事進拜大尉及殺太祖妃蕭氏盡以其財
產賜兖罷都元帥府立樞密院兖為樞密使太尉領三
省事如故天德四年十二月晦薨明日貞元元年元旦
海陵為兖輟朝不受賀宋夏高麗回鶻賀正旦使命有
司受其貢獻又進兖王爵大定二十二年追降特進兖
妻烏雅氏正隆六年坐與奴為姦海陵殺之其弟南京

兵馬副都指揮使賽訥埒私于族弟烏瑪喇之妻烏瑪喇之奴謀欲執賫訥埒賽納埒乃殺其奴海陵聞之遂殺賽訥埒兖子阿哈大定中為符寳祗侯俄遷同知定武軍節度使上曰汝歲秩未滿朕念乃祖乃父為汝遷官勿為不善當盡心學之

襄本名永慶海陵毋弟為輔國上將軍卒天德二年追封衛王再贈司徒大定二十二年追降銀青光禄大夫子和尚封應國公賜名樂善左宣徽使許霖之子知彰

與和尚鬬爭其母妃命家奴捽入淩辱之使人曳霖至第敺詈之明日霖訴于朝詔大興尹蕭玉左丞良弼權御史大夫張忠輔左司員外郎王全雜治妃杖一百殺其家奴為首者餘决杖有差霖嘗跪于妃前失大臣體及所訴有妄笞二十大定閒家奴小僧月一妄言和尚熟寢之次有異徵襄妃松科以為信然召日者李端卜之端云當為天子司天張友直亦云當大貴家奴李添壽上變松科和尚下吏驗問有狀皆伏誅上曰朕嘗痛

海陵翦滅宗族令和尚所為如此欲貸其罪則妖妄誤惑愚民者便以為真不可不滅朕于此子葢不得已也傷閔者久之

袞本名富勒堅性桀驁强悍海陵素不喜其為人初仕為輔國上將軍天德初加特進封王為吏部尚書判大宗正事坐語禁中起居狀兵部侍郎蕭恭首問護衛張九具言之海陵親問恭奪官解職張九對不以實特處死袞與翰林學士承旨宗秀護衛瑪奇賚達爾王之章

皆決杖有差海陵自是愈忌之未幾授明安及遷中都道中以富勒堅爲西京留守西京兵馬完顏穆隆阿與富勒堅有舊同在西京遂相往來富勒堅嘗以玉帶遺之又稱穆隆阿驍勇不減尉遲敬德編修官圓福努妻與富勒堅姻戚圓福努嘗戒富勒堅曰大王名太彰著宜少謙晦富勒堅知海陵忌之嘗召日者問休咎家奴哈里知海陵疑富勒堅上變告之言與穆隆阿等謀反召日者問天命御史大夫高楨刑部侍郎耶律賽音舒嚕

往鞫之無狀海陵怒遣使往械富勒堅等至中都不復究問斬之于市穆隆阿圖福努并日者皆淩遲處死

贊曰金議禮制度班爵祿正刑法治歷明時行天子之事成一代之典杲宗幹經始之功多矣杲子宗義爲海陵所殺宗幹之後又不幸而有海陵故其子孫之昌熾既鮮而亦不免於僇辱焉秦漢而下宗臣世家與國匹休者何其少歟君子於此可以觀世變矣

金史卷七十六

金史卷七十七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十五

宗弼本名烏珠　亨本名伯特

張邦昌　劉豫

達蘭

宗弼本名烏珠太祖第四子也希尹穫遼護衛實訥埒

問知遼天祚帝獵鴛鴦濼因與宗翰等定議分道襲之都統杲出青嶺宗望宗弼率百騎與馬和尚逐伊埒巴噶伊勒希等馳擊敗之宗弼矢盡遂奪遼兵士槍獨殺八人生獲五人遂審得遼主在鴛鴦濼畋獵尚未去可襲取者及宗望伐宋宗弼從軍取湯陰縣降其卒三千人至御河宋人已焚橋不得渡克爾嫂以七十騎涉之殺宋焚橋軍五百人宗望遣吳孝民先入汴諭宋人宗弼以三千騎薄汴城宋上皇出奔選百騎追之弗及獲

馬三千而還宗望薨宗輔為右副元帥徇地淄青宗弼敗宋鄭宗孟數萬衆遂克青州復破賊將趙成於臨朐大破黄瓊軍遂取臨朐宗輔軍還遇敵三萬衆於河上宗弼擊敗之殺萬餘人詔伐宋康王宗輔發河北宗弼攻開德府糧乏轉攻濮州前鋒烏淩阿托雲破王善二十萬衆遂克濮州降旁近五縣攻開德府宗弼以其軍先登奮擊破之攻大名府宗弼軍復先登破其城河北平宋主自揚州奔於江南宗弼等分道伐之進兵歸德

城中有自西門北門出者當堪復敗之乃絶隍築道列礮隍上將攻之城中人懼遂降先遣阿里富埒琿至壽春宗弼軍繼之宋安撫使馬世元率官屬出降進降廬州再降巢縣王善軍當堪等破酈瓊萬餘衆於和州遂自和州渡江將至江寧西二十里宋杜充率步騎六萬來拒戰呼拉布當堪達呼大臭合擊破之宋陳邦光以江寧府降留長安努烏哩雅守江寧使阿里布烏哩雅别將兵徇地下太平州濠州及句容溧陽等縣泝江而

西屢敗張永等兵杜充遂降宗弼自江寧取廣德軍路追襲宋主於越州至湖州取之先使阿里富埒琿趨杭州具舟於錢塘江宗弼至杭州官守巨室皆逃去遂攻杭州取之宋主聞杭州不守遂自越奔明州宗弼留杭州使阿里富埒琿以精兵四千襲之鄂勒博珠爾蘇降越州大臭破宋周汪軍阿里富埒琿破宋兵三千遂渡曹娥江去明州二十五里大破宋兵追至其城下城中出兵戰失利宋主走入於海宗弼中分麾下兵會攻明

州克之阿里富埒琿泛海至昌國縣執宋明州守趙伯諤伯諤言宋主奔温州將自温州趨福州矣遂行海追三百餘里不及阿里富埒琿乃還宗弼軍自杭州遂取秀州持嘉暉敗宋軍於平江遂取平江阿里率兵先趨鎮江宋韓世忠以舟師扼江口宗弼舟小契丹漢軍没者二百餘人遂自鎮江泝流西上世忠襲之奪世忠大舟十艘於是宗弼循南岸世忠循北岸且戰且行世忠艨艟大艦數倍宗弼軍出宗弼軍前後數里擊柝之聲

自夜達旦世忠以輕舟來挑戰一日數接將至黄天蕩宗弼乃因老鸛河故道開三十里通秦淮一日一夜而成宗弼乃得至江寧達蘭使伊喇古自天長趨江寧援宗弼烏淩阿托雲亦以兵來會連敗宋兵宗弼發江寧將渡江而北宗弼軍渡自東伊喇古渡自西與世忠戰於江渡世忠分舟師絶江流上下將左右掩擊之世忠舟皆張五緉宗弼選善射者乘輕舟以火箭射世忠舟上五緉五緉著火箭皆自焚煙熖滿江世忠不能軍追

北七十里舟軍殲馬世忠僅能自免宗弼渡江北還遂從宗輔定陜西與張浚戰於富平宗弼陷重圍中韓常流矢中目怒拔去其矢血淋漓以土塞創躍馬奮呼搏戰遂解圍與宗弼俱出既敗張浚軍於富平遂與阿里布招降熙河涇原兩路及攻吳玠於和尚原抵險不可進乃退軍伏兵起且戰且走行三十里將至平地宋軍陣於山口宗弼大敗將士多戰沒明年復攻和尚原克之天會十五年為右副元帥封瀋王天眷元年達蘭宗

磐執議以河南之地劃賜宋詔遣張通古等奉使江南明年宋主遣端明殿學士韓肖胄奉表謝遣王倫等乞歸父喪及母韋氏兄弟宗弼自軍中入朝進拜都元帥宗弼察達蘭與宋人交通賂遺遂以河南陝西與宋奏請誅達蘭復舊疆是時宗磐已誅達蘭在行臺復與呼蘭謀反會置行臺於燕京詔宗弼為太保領行臺尚書省都元帥如故往燕京誅達蘭達蘭自燕京南走將亡入於宋追至祁州殺之詔諸州郡軍旅之事決於帥府

民訟錢穀行臺尚書省治之宗弼兼總其事遂議南伐太師宗幹以下皆曰搆蒙再造之恩不思報德妄自鴟張祈求無厭今若不取後恐難圖上曰彼將謂我不能奄有河南之地且都元帥久在方面深究利害宜即舉兵誅之遂命元帥府復河南疆土詔中外宗弼由黎陽趨汴右監軍薩里罕出河中趨陜西宋岳飛韓世忠分據河南州郡要害復出兵涉河東駐嵐石保德之境以相牽制宗弼遣孔彦舟下汴鄭兩州王伯龍取陳州李

成取洛陽自率衆取亳州及順昌府嵩汝等州相次皆
下時暑宗弼還軍於汴岳飛等軍皆退去河南平時天
眷三年也上使使勞問宗弼以下將士凡有功軍士三
千竝加忠勇校尉攻嵐石保德皆克之宗弼入朝是時
上幸燕京宗弼見於行在所居再旬宗弼還軍上起立
酌酒飲之賜以甲胄弓矢及馬二匹宗弼已啓行四日
召還至日希尹誅越五日宗弼還軍進伐淮南克廬州
上幸燕京宗弼朝燕京乞取江南上從之制詔都元帥

宗弼北還軍與宰相同入奏事俄為尚書左丞相兼侍中太保都元帥領行臺如故詔以燕京路隷尚書省西京及山後諸部族隷元帥府乃還軍遂伐江南既渡淮以書責讓宋人宋人荅書乞加寬宥宗弼令宋主遣信臣來稟議宋主乞先斂兵許𢿱邑拜表闕下宗弼以便宜約以畫淮水為界上遣護衛將軍蕯哈往軍中勞之三年二月宗弼朝京師兼監修國史宋主遣端明殿學士何鑄等進誓表其表曰臣構言今來畫疆合以淮水

中流為界西有唐鄧州割屬上國自鄧州西四十里并南四十里為界屬鄧州其四十里外並西南盡屬光化軍為敝邑沿邊州城既蒙恩造許備藩方世世子孫謹守臣節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遣使稱賀不絶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匹自壬戌年為首每春季差人般送至泗州交納有渝此盟明神是殛墜命亡氏踣其國家臣今既進誓表伏望上國蚤降誓詔庶使敝邑永有憑焉宗弼進拜太傅迺遣左宣徽使劉筈使宋以衮冕圭寶

琢璲玉册册康王為宋帝其册文曰皇帝若曰咨爾宋康王趙構不弔天降喪於爾邦亟瀆齊盟自貽顛覆俾爾越在江表用勤我師旅蓋十有八年於兹朕用震悼斯民其何罪今天其悔禍誕誘爾衷封奏狎至願身列於藩輔今遣光禄大夫左宣徽使劉筈等持節册命爾為帝國號宋世服臣職永為屏翰嗚呼欽哉其恭聽朕命仍詔天下賜宗弼人口牛馬各千駝百羊萬仍每歲宋國進貢内給銀絹二千兩匹宗弼表乞致仕不許優

詔荅之賜以金券皇統七年為太師領三省事都元帥領行臺尚書省事如故皇統八年薨大定十五年謚忠烈十八年配享太宗廟庭子伯特

亨本名伯特熙宗時封芮王為明安加銀青光祿大夫天德初加特進海陵忌太宗諸子將謁太廟以亨為右衛將軍語在太宗諸王傳海陵賜良弓亨性直材勇絶人喜自負辭曰所賜弓弱不可用海陵遂忌之出為真定尹謂亨曰太宗諸子方強多在河朔山東真定據其

衝要如其有變欲倚卿為重耳其實忌亨也歴中京東京留守家奴梁遵告亨與衛士符公弼謀反考驗無狀遵坐誅海陵益疑之改廣寧尹再任李老僧使伺察亨動静且令搆其罪狀亨初除廣寧諸公主宗婦往賀其母圖克坦氏太祖長女烏嚕曰伯特雖稍下遷勿以為嫌國家視京府一也况伯特年富何患不貴顯烏嚕與圖克坦舍音為室舍音妾呼達得幸於圖克坦后呼達譖后告烏嚕語涉怨望且指斥又言伯特當大貴海陵

使蕭裕鞫之左驗皆不敢言遂殺烏嚕而杖舍音免其官以烏嚕怨望舍音不先奏聞故也乃封呼達為莘國夫人久之亨家奴禄錦頗黠給使總諸奴走僧謂禄錦曰爾渤海大族不幸坐累為奴寧不念為良乎禄錦識其意禄錦嘗與亨侍妾私通亨知之怒曰必殺此奴禄錦聞之懼密與老僧謀告亨謀逆亨有良馬將因海陵生辰進之以為生辰進馬者衆不能以良馬自異欲他日入見進之禄錦言亨笑海陵不識馬不足進亨之奴

有自京師來者言圖克坦額呼楚克誅死亨曰彼有貸死誓劵安得誅之奴曰必欲殺之誓劵安足用哉亨曰然則將及我矣祿錦即以為怨望遂誣亨欲因間刺海陵老僧即捕繫亨以聞工部尚書耶律安禮大理正圖哩等鞫之亨言嘗論鐵劵事實無反心而祿錦亦自引伏與妾私通亨嘗言欲殺之狀安禮等還奏海陵怒復遣與老僧同鞫之與其家奴竝加搒掠皆不伏老僧夜至亨囚所使人蹴其陰間殺之亨比至死不勝楚痛聲

達於外海陵聞亨死佯為泣下遣人諭其母曰爾子所犯法當考掠不意飲水致死亨擊鞠為天下第一常獨當數人馬無良惡皆如意馬方馳輒投杖馬前側身附地取杖而去每畋獵持鐵連鎚擊狐兎一日與海陵同行道中遇羣豕亨曰吾能以鎚殺之即奮鎚遥擊中其腹穿入之終以勇力見忌馬正隆六年海陵遣使殺諸宗室於是殺亨妃圖克坦氏次妃大氏子音德等三人大定初追復亨官爵封韓王十七年詔有司改葬亨及

妻子

贊曰宗弼屢宋主於海島卒定畫淮之約熙宗舉河南陝西以與宋人矯而正之者宗弼也宗翰死宗磐宗雋達蘭湛溺富貴人人有自為之心宗幹獨立不能如之何時無宗弼金之國勢亦曰殆哉世宗嘗有言曰宗翰之後惟宗弼一人非虛言也

張邦昌宋史有傳天會五年宗望軍圍汴宋火帝請割三鎮地及輸嵗幣納質修好於是邦昌為宋太宰與肅

王樞俱為質以來而少帝以書誘耶律伊都宗翰宗望復伐宋執二帝以歸劉彥宗乞復立趙氏太宗不許宋吏部尚書王時雍等請邦昌治國事天會五年三月立邦昌為大楚皇帝初少帝以康王構與邦昌為質既而肅王樞易之康王乃歸及宗望再舉兵少帝復使康王奉玉冊玉寶衮冕增上太宗尊號請和康王至磁州而宗望已自魏縣渡河圍汴矣及二帝出汴州從大軍北來而邦昌至汴康王入於歸德邦昌勸進於歸德康王

已即位罪以隱事殺之邦昌死太宗聞之大怒詔元帥府伐宋宋主走揚州事具宗翰等傳其後太宗復立劉豫繼邦昌號大齊

劉豫字彥游景州阜城人宋宣和末仕為河北西路提刑徙浙西抵儀眞喪妻翟氏繼值父憂康王至揚州樞密使張慤薦知濟南府是時山東盜賊滿野豫欲得江南一郡宰相不與忿忿而去達蘭攻濟南有關勝者濟南驍將也屢出城拒戰豫遂殺關勝出降遂為京東東

西淮南安撫使知東平府兼諸路馬步軍都總管節制河外諸軍以豫子麟知濟南府逹蘭屯兵衝要以鎮撫之初康王既殺張邦昌自歸德奔揚州詔左右副元帥合兵討之詔曰俟宋平當援立藩輔以鎮南服如張邦昌者及宋主自明州入海亡去宗弼北還乃議更立其人衆議折可求劉豫皆可立而豫亦有心逹蘭為豫求封太宗用封張邦昌故事以九月朔旦授策受策之後以藩王禮見使者臣宗翰臣宗輔議既策為藩輔稱臣

奉表朝廷報諭詔命避正位與使人抗禮餘禮並從帝者詔曰今立豫為子皇帝既為鄰國之君又為大朝之子其見大朝使介惟使者始見躬問起居與面辭有奏則立其餘並行皇帝禮天會八年九月戊申備禮冊命立豫為大齊皇帝都大名仍號北京置丞相以下官赦境内復自大名還居東平以東平為東京汴州為汴京降宋南京為歸德府降淮寧永昌順昌興仁府俱為州張孝純等為宰相弟益為北京留守母翟氏為皇太后

妾錢氏為皇后錢氏宣和内人也以辛亥年為阜昌元年以其子麟為尚書左丞相諸路兵馬大總管宋人畏之待以敵國禮國書稱大齊皇帝豫宰相張孝純鄭億年李鄴家人皆在宋宋人加意撫之阜昌二年豫還都於汴睿宗定陝西太宗以其地賜豫從張邦昌所受封畧故也元帥府使蕭慶如汴與豫議以伐宋事豫報曰宋主軍帥韓世忠屯潤州劉光世屯江寧今舉大兵欲往采石渡江而劉光世拒守江寧若出宿州抵揚州則

世忠必聚海船截瓜洲渡若輕兵直趨采石彼未有備我必徑渡江矣先世海船亦在潤州韓世忠必先取之二將由此必不和以此逼宋主其可以也未幾宋主閤門宣贊舍人徐文將大小船六十隻軍兵七百餘人來奔至密州界中率將佐至汴豫與元帥府書曰徐文一行久在海中盡知江南利害文言宋主在杭州其候潮門外錢塘江内有船二百隻宋主初走入海時於此上船過錢塘江别有河入越州向明州定海口迤邐前去

昌國縣其縣在海中宋人聚船積糧之處今大軍可先
往昌國縣攻取船糧還趨明州城下奪取宋主御船直
抵錢塘江口今自密州上船如風勢順可五日夜到昌
國縣或風勢稍慢十日或半月可至初宗弼自江南北
還宗翰將入朝再議以伐宋事宗翰堅執以為可伐宗
弼曰江南卑濕今士馬困憊糧儲未豐足恐無成功宗
翰曰都監務偷安爾及豫以書報而睿宗亦不肯用豫
策使達蘭帥師至爪洲而還天會十四年制詔齊國與

本朝軍民相訴關涉文移署年止用天會天會十五年
詔廢齊國降封豫為蜀王豫稱大號凡八年於是置行
臺尚書省於汴除去豫弊政人情大悅以故齊宰相張
孝純權行臺左丞相遂遷豫家屬於臨潢府皇統元年
賜豫錢一萬貫田五十頃牛五十頭三年進封曹王皇
統三年薨子麟麟字元瑞豫之子也宋宣和間父廕補
將仕郎累加承務郎天會七年豫以濟南降麟因從軍
討水賊王江破降之豫節制東平以麟知濟南府事齊

國建以濟南為興平軍麟為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梁
國公充諸路兵馬大總管判濟南府事明年為齊尚書
左丞相明年從豫還汴罷判濟南依前開府聽置參謀
豫請立麟為太子朝廷不許曰若與我伐宋有功則立
之於是麟連歲帥兵南伐皆無功而還及朝廷議廢齊
報以南伐之期俾豫先遣兵駐淮上達蘭以軍廢豫止
刁馬河麟從數百騎出迎達蘭諭麟止從騎南岸獨召
麟渡河因執麟豫廢麟遷臨潢頃之授北京路都轉運

使歴中京燕京路都轉運使參知政事尚書左丞復為興平軍節度使上京路轉運使開府儀同三司封韓國公薨年六十四正隆間降二品以上官封改贈特進息國公

昌本名達蘭穆宗子宗翰襲遼主於鴛鴦濼遼都統瑪格奔道蘭達蘭收其羣牧宗翰使達蘭追擊之不及獲遼樞密使德勒岱及其子摩格納延以還太祖自將襲遼主於大魚濼留輜重於草濼使達蘭雅穆守之奚路

兵官琿楚不能安輔其衆遂以達蘭為奚六路軍帥鎮之實古納博勒和護送常勝軍及燕京豪族工匠自松亭關入内地上戒之曰若遇險阨則分兵以往實古納博勒和迺合於達蘭久之討噶珊蘇庫部奚人奚人據險戰殺且盡蘇庫卓琳托紐十三巖皆平之詔曰朕以奚路險阻經畧為難命汝往任其事而克副所託良用嘉歎今和勒博部族來附餘衆奔潰無能為已比命實古納博勒和護送降人若遇險阻即分兵以行餘衆悉

與汝合降詔二十招諭未降汝當審度其事從宜處之
其後撫定奚部及分南路邊界表請設官鎮守上曰依
東京渤海例置千戶穆昆遼外戚約尼扎古雅部族在
建州舍音襲走之獲其妻孥及官豪之族達蘭復擊之
擒其隊將克爾叟博斯呼殺之降民戶千餘進降金源
縣詔增賜銀牌十又降約尼二部再破興中兵降建州
官屬得山砦二十村堡五百八十阿古復敗扎古雅降
其官民尤多扎古雅勢蹙亦降興中建州皆平詔第將

士功賞撫安新民達蘭請以約尼九營為九明安上以奪鄰有功使領四明安扎古雅仍為親管明安五明安之都帥命達蘭擇人授之達蘭與劉彦宗舉蕭公翊為興中尹郡府各以契丹漢官攝治上皆從之及宗翰宗望伐宋達蘭為六部路都統宗望已受宋盟軍還達蘭乃歸中京八月復伐宋閏月宗翰宗望皆至汴州達蘭阿里庫破宋兵二萬於杞覆其三營獲京東路都總管胡直孺及其二子與南路都統制隨師元及其三將遂

克拱州降寧陵破睢陽下亳州宋兵來復睢陽又擊走之擒其將石瑱宋二帝已降大軍北還達蘭為元帥左監軍狥地山東取密州達呼取單州達蘭取鉅鹿阿里庫取宗城達呼布取清平臨清蒙克取趙州阿里庫狥下濬滑恩及高唐分遣諸將趣磁信德皆降之劉豫以濟南府降詔以豫為安撫使治東平達蘭以左監軍鎮撫之大事專決馬後為右副元帥天會十五年為左副元帥封魯國王初宋人既誅張邦昌太宗詔諸將復

求如邦昌者立之或舉折可求達蘭力舉劉豫豫立為帝號大齊豫為帝數年無尺寸功遂降豫為蜀王達蘭與右副元帥宗弼俱在河南宋使王倫求河南陝西地于達蘭明年達蘭朝京師倡議以廢齊舊地與宋熙宗命羣臣議會東京留守宗雋來朝與達蘭合力宗幹等爭之不能得宗雋曰我以地與宋宋必德我宗憲折之曰我俘宋人父兄怨非一日若復資以土地是助讐也何德之有勿與便達蘭弟勗亦以為不可既退達蘭責

昂曰他人尚有從我者汝乃異議乎昂曰苟利國家豈敢私耶是時太宗長子宗磐為宰相位在宗幹上達蘭宗雋附之竟執議以河南陝西地與宋張通古為詔諭江南使久之宗磐跋扈尤甚宗雋亦為丞相達蘭持兵柄謀反有狀宗磐宗雋皆伏誅詔以達蘭屬尊有大功因釋不問出為行臺尚書左丞相手詔慰遣達蘭至燕京愈驕肆不法復與翼王呼蘭謀反而朝議漸知其初與宋交通而倡議割河南陝西之地宗弼請復取河南

陜西會有上變告達蘭者熙宗乃下詔誅之達蘭自燕京南走追而殺之於祁州并殺翼王及宗人呼勒希圖達蘭二子威泰烏達布而赦其黨與宗弼為都元帥再定河南陜西伐宋渡淮宋康王乞和遂稱臣畫淮為界乃罷兵

贊曰君臣之位如冠屨定分不可頃刻易也五季亂極綱常斁壞遼之太宗慢褻神器倒置冠屨援立石晉以臣易君宇宙以來之一大變也金人效尤而張邦昌劉

豫之事出馬邦昌雖非本心以死辭之孰曰不可豫乘時徼利金人欲倚以為功豈有是理哉達蘭初薦劉豫後以陝西河南歸宋視猶儻來初無固志以處此也積其輕躁終陷逆圖事敗南奔適足以實通宋之事爾哀哉

金史卷七十七

金史卷七十八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十六

劉彦宗　劉萼　劉筈　劉仲誨

劉頍　時立愛　韓企先子鐸

劉彦宗字魯開大興宛平人遠祖怦唐盧龍節度使石晉以幽薊入遼劉氏六世仕遼相繼為宰相父霄至中

京留守彦宗擢進士乙科天祚走天德秦晉國王耶律
亶呼自立於燕擢彦宗留守判官蕭妃攝政遷簽書樞
密院事太祖至居庸關蕭妃自古北口遯去都監高陸
送款於太祖太祖奄至駐蹕城南彦宗與左企弓等奉
表降太祖一見器遇之俾復舊遷左僕射佩金牌張覺
為南京留守太祖聞覺有異志使彦宗蒞布宣慰之太
祖至鴛鴦濼不豫還上京留宗翰都統軍事留彦宗佐
之及張覺敗奔於宋衆推張敦固為都統殺使者乘城

拒守攻之不肯下彥宗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樞密院事加侍中佐宗望軍宗望奏方圖攻取凡州縣之事委彥宗裁决之天會二年詔彥宗曰中京等兩路先多拒命故遣使撫諭貫其官民之罪所犯在降附前者勿論卿等選官與使者往諭之使勤於稼穡未幾大舉伐宋彥宗畫十策詔彥宗兼領漢軍都統蔡靖以燕山降詔彥宗凡燕京一品以下官皆承制注授遂進兵伐宋至汴宋少帝割地納質師還宗望分將士屯安肅雄霸廣

信之境留棟摩彥宗於燕京節制諸軍明年再伐宋已
圍汴京彥宗謂宗翰宗望曰蕭何入關秋豪無犯惟收
圖籍遼太宗入汴載路車法服石經以歸皆令則也二
帥嘉納之執二帝以歸天會六年薨年五十三追封鄆
王正隆二年例降封開府儀同三司大定十五年追封
兖國公謚英敏子䓿答
䓿彥宗季子也遼末以蔭補閤門祗候天輔七年授禮
賓使累官德州防禦使天德初稍加擢用歷左右宣徽

使拜叅知政事進尚書左丞為沁南軍節度使歷臨洮太原尹正隆南伐為漢南道行營兵馬都統制大定初除興中尹封任國公歷順天定武軍節度使濟南尹蒪淫縱無行所至貪墨狼籍廉使劾之詔遣大理少卿張九思就濟南鞫問旣就逮不測所以引刃自殺不死詔削官一階罷歸田里卒子仲詢天德三年賜王彦潛牓及第

答彦宗次子幼時以廕隷閤門不就去從學遼末調兵

而筈在選中遼兵敗左右多散亡乃選筈爲扈從授左承制遼主西奔蕭妃攝政賜筈進士第授尚書左司員外郎寄班閤門天輔七年太祖取燕筈從其父兄出降遷尚書左司郎中八年授殿中少監太祖崩宋夏遣使弔慰凡館見禮儀皆筈詳定遷衛尉少卿授西上閤門使仍從事元帥府元帥府以便宜從事凡約束廢置及四方號令多從筈之畫馬天會二年遷太常少卿東上閤門使從宗翰伐宋圍太原遷衛尉卿權簽宣徽院事

四年授左諫議大夫秋復南征權中書省樞密院事丁
父憂明年起復僉樞密院事加給事中七年為禮部侍
郎十年改彰信軍節度使權簽中書省樞密院事天眷
二年改左宣徽使熙宗幸燕法駕儀仗答討論者為多
皇統元年充江南封冊使假中書侍郎既至臨安而宋
人牓其居曰行宫答曰未受命而名行宫非也請去牓
而後行禮宋人驚服其有識欲厚賄說之奉金珠三十
餘萬而答不之顧皆歎曰大國有人焉五年為行臺尚

書右丞相兼判左宣徽使事留京師或請釐革河南官吏之濫雜者答曰廢齊用兵江表求一切近效其所用人不必皆以章程故有不由科目而為大吏不試弓馬而握兵柄者今撫定未久姑收人心奈何為是紛更也遂仍其舊七年帥府議於館陶築三城以為有警即令北軍入居之答曰今天下一家孰為南北設或有變軍人入城獨能安耶當嚴武備以察姦無示彼此之間也其後竟從答議初以河外三州賜夏人或言秦之在夏

者數千人皆願來歸諸將請約之答曰三小州不足為輕重恐失朝廷大信且秦人之在蜀者倍多於此何獨捨彼而取此乎遂從答議陜西邊帥請完沿邊城郭以備南寇答曰我利車騎而不利城守令城之則勞民而結怨況盟已定豈可妄動遂罷之九年八月拜司空九月拜平章政事封吳國公行臺右丞相如故天德元年封滕王二年拜尚書右丞相兼中書令進封鄭王未幾以疾求解政務授燕京留守進封曹王居數月乞致仕

箸自為宣徽使以能得悼后意致位宰相海陵即位意頗鄙之及箸求致仕詔畧曰不為暗於臨事不為諂於事君未許告歸姑從解職箸因慚懼而死年五十八子仲誨

仲誨字子忠皇統初以宰相子授忠勇校尉九年賜進士第除應奉翰林文字海陵嚴暴臣下應對多失次甞以時政訪問在朝官仲誨從容敷奏無懼色海陵稱賞之貞元初丁父憂起復翰林修撰大定二年遷待制尋

兼修起居注左補闕三年詔仲誨與左司員外郎富察
富色克廉問所過州縣仲誨等還奏狀詔玉田縣令李
方進一階順州知法權密雲縣事王宗永擢密雲縣尉
順州司候張璘密雲縣尉舒穆嚕烏哲皆免丁母憂起
復太子右諭德遷翰林直學士改棣州防禦使歘次縣
捕得强盜數十人詣州欲以全獲希賞仲誨疑其有冤
緩其獄同僚曰縣境多盜請寘之法以懲其餘仲誨乃
擇老稚者先釋之未幾乃獲真盜入為禮部侍郎兼左

諭德遷太子詹事兼左諫議大夫上曰東宮官屬尤當選用正人如行檢不修及不稱位者具以名聞又曰東宮講書或論議間當以孝儉德行正身之事告之頃之東宮請增牧人及張設什用上謂仲誨曰太子生於富貴每教之恭儉朕服御未嘗妄有增益卿以此意諭之改御史中丞十四年為宋國歲元使宋主欲變親起接書之儀遣館伴王抃來議曲辨強說欲要以必從仲誨曰使臣奉命遠來修好固欲成禮而信約所載非使臣

輒敢變更公等宋國腹心毋僥倖一時失大國歡往復再三竟用舊儀親起接書成禮而還復為太子詹事遷吏部尚書轉太子少師兼御史中丞坐失糾舉大長公主事與侍御史李瑜各削一階仲誨前後為東宮官且十五年多進規戒顯宗特加禮敬大定十九年卒仲誨立朝峻整容色莊重世宗嘗曰朕見劉仲誨嘗若將切諫者其以剛嚴見知如此

頍字元矩以大臣子孫克閤門祇候調莘縣令召為承

奉班都知遷西上閤門副使兼宫苑令累遷西上東上閤門使泰和二年宋盱眙軍報明年賀正旦使魯舘楊明輝及過界副使乃王處久入見魯舘殿上不雙跪詔頍就閤詰問先報名銜楊明輝不復報改王處久之故及不雙跪者魯舘對拜時竝雙跪有足疾似單跪者初南苑有唐舊碑書貞元十年御史大夫劉怦葬上見之曰苑中不宜有墓頍家本怦後詔賜頍錢三百貫改葬之三遷右宣徽使貞祐二年轉左宣徽使明年致仕遷

一宮上曰卿舊人也今朝廷多故豈宜去位朕自東宮
薨後思慮不周俟稍寧息即以上郡處卿頃之起為知
開封府四年正月元日攝左宣徽使再請老未半歲復
起為御史中丞詔安撫河南路捕盜賊坐與保静軍節
度使會飲解職起為太子詹事遷太子少師詹事院欲
闢廣東宮周牆頻請於皇太子曰師旅饑饉之際何為
興此役遂止尋卒
時立愛字昌壽涿州新城人父承謙以財雄鄉里歲饑

發倉廩賑貧乏假貸者與之折券遼太康九年中進士第調泰州幕官丁父憂服除調同知春州事未逾年遷雲内縣令再除文德令樞密院選為吏房副都承吉轉都承吉累遷御史中丞剛正敢言忤權貴除燕京副留守丁母憂起復舊職遷遼興軍節度使兼漢軍都統太祖已定燕京訪求得平州人韓詢持詔招諭平州是時奚王和勒博在盧龍嶺立愛未敢即朝見先使人來送款曰民情愚執不即順從願降寛恩以慰反側詔曰朕

親巡西土底定全燕號令所加城邑皆下爰嘉忠款特示優恩應在彼大小官員可皆充舊職諸囚禁配隷竝從釋免於是遼帝尚在天德平州雖降民心未固奚王和勒博軍所在保聚薊州已降復叛民間流言謂金人所下城邑始則存撫後則俘掠時立愛雖開諭而不肯信乃上表乞下明詔遣官分行郡邑宣諭德義他日兵臨於宋順則撫之逆則討之兵不勞而天下定矣上覽表嘉之詔答曰卿始率吏民歸附復條利害悉合朕意

嘉歎不忘山西部族緣遼主未獲恐陰相連結故遷處於嶺東西京人民既無異望皆按堵如故或有將卒貪悍冐犯紀律輒掠降人者已諭諸部及軍帥約束兵士秋豪有犯必刑無赦今遣沃赫阿里等為鄉副貳以撫斯民其告諭所部使知朕意其後以平州為南京用張覺為留守時立愛遂去平州而張覺遂因燕京人東徙其衆怨望覺遂叛入於宋立愛既去平州歸鄉里太祖以燕薊與宋新城入於宋宋累召立愛立愛見宋政日

壞不肯起戒其宗族不得求仕及宗望再取燕山立愛詣幕府上謁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任其子姪數人立愛從宗望軍數年謀畫居多封陳國公表求解機務不從九年為侍中知樞密院事久之加中書令天會十五年致仕加開府儀同三司鄭國公薨於家年八十二賻贈錢布繒帛有差詔同簽書燕京樞密院事趙慶襲護喪事葬用皆官給之

韓企先燕京人九世祖知古仕遼為中書令徙居柳城

世貴顯乾統間企先中進士第回翔不振都統杲定中京擢樞密副都承旨稍遷轉運使宗翰為都統經畧山西表署西京留守天會六年劉彦宗薨企先代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樞密院事七年遷尚書左僕射兼侍中封楚國公初太祖定燕京始用漢官宰相賞左企弓等置中書省樞密院於廣寧府而朝廷宰相自用女直官號太宗初年無所更改及張敦固伏誅移置中書樞密於平州蔡靖以燕山降移置燕京凡漢地選授調發

租稅皆承制行之故自時立愛劉彥宗及企先輩官為宰相其職大抵如此𨚫音宗幹當國勸太宗改女直舊制用漢官制度天會四年始定官制立尚書省以下諸司府寺十二年以企先為尚書右丞相召至上京入見太宗甚驚異曰朕疇昔嘗夢此人今果見之於是方議禮制度損益舊章企先博通經史知前代故事或因或革咸取折衷企先為相每欲為官擇人專以培植獎勵後進為己責任推轂士類甄別人品一時臺省多君子

彌縫闕漏密謨顯諫必咨於正宗翰宗幹雅敬重之世稱賢相馬皇統元年封濮王六年薨年六十五正隆二年例降封齊國公大定八年配享太宗廟庭十年司空李德固孫引慶求襲其祖明安世宗曰德固無功其明安且闕之漢人宰相惟韓企先最賢他不及也十一年將圖功臣像於衍慶宮上曰丞相企先本朝典章制度多出斯人之手至於關決大政與大臣謀議不使外人知之由是無人能知其功前後漢人宰相無能及者置

功臣畫像中亦足以示勸後人十五年謚簡懿

韓鐸字振安企先次子也皇統末以大臣子授武義將軍熙宗聞其有儒學賜進士第除宣徽判官再遷刑部員外郎海陵遣中使諭之曰郎官高選也汝勲賢之子行已涖官能世其家故以命汝苟能夙夜在公當不次擢用雖公相可到鐸感奮獄或有疑據經議讞海陵伐宋改兵部員外郎大定初遷本部郎中累官河州防禦使求養親解去召為左諫議大夫遷中都路都轉運使

頊之上謂宰臣曰韓鐸年高不任繁劇且其母老矣可與之便郡於是改順天軍節度使卒

贊曰太祖入燕始用遼南北面官僚制度是故劉彥宗時立愛規為施設不見於朝廷之上軍旅之暇治官政庀民事務農積穀内供京師外給轉餉此其功也韓企先入相兩朝幾二十年成功著業世宗稱其賢焉

金史卷七十八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顔崇溈

謄録監生臣劉雲瑞